



当着前辈谈论故宫文物南迁,我感到既荣幸,又惭愧。余生也晚,没有经历过那样一个波澜壮阔、艰难困苦的时代,我们不是通过文献档案或者实地调研去向那个时代靠近,然而我们用文献和档案构建起来的南迁与真实的南迁并不是一回事,与我们前辈所经历的南迁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。

身为晚辈,我们也只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,更伟大的是我们的前辈。当我们喝着咖啡,眼睛盯着电脑里的文献的时候,他们正穿越风雨与战火奔走于道途;我们的困惑或许只是资料缺失怎么办,他们的困惑则是明天一早日本飞机就要来投炸弹,他们带着数千箱的文物何以全身而退。我们的两位老院长——易培基、马衡先生,我们

的前辈——庄尚严、梁廷炜、那志良、欧阳道达等先生,为国家、民族作出的贡献不可车载斗量。

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及其深远影响,我在这只谈一点细微的体会。这几年我陆续到访过一些南迁途经地,没有全部到达,但是去过一些地方,还写了《故宫文物南迁》和《国宝》这两部书稿,心里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怀,与诸君分享。

我最想说的一点,就是在整个南迁的过程中,文物存放的条件是特别讲究的,尽管当时战火纷飞,物质条件非常艰苦,经费不足,马衡先生担任代理院长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就是哭穷,但是我们的前辈绝不亏待文物,竭尽当时最好的条件来存放文物。

比如南京的朝天宫库房,1936年底建成,钢筋水凝土的建筑,在当时就有空调设备,我想,放眼当时整个亚洲,这样的文物库房也是首屈一指的;重庆川康平民银行,

主体构造是钢结构的,大厅里柱子一律是由厚厚的钢板打造,一楼库房的密码门是德国造的,一发炮弹打不透;最惨的是安顺,为了防轰炸,文物存放在华严洞里,但还是仿照日本正仓院的格局在洞内修建了文物库房。可见在那样的条件下,我们的故宫前辈对文物的安放是何等的精心。

再看他们的生活条件,却已到了最低水准,比如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,就在底层百姓居住的居民区里,怎么看也不像故宫的办事处。我想,故宫的办事处怎么也得在国际饭店吧。我还记得一个细节——文物东归以后,我忘了当时是哪个机关,因为迁走了,就把他们的宿舍给了故宫,把被褥也留下了,故宫的老先生们以为捡了一个大便宜,要不然连被褥都没有。没想到他们把被褥掀起来一看,背面全都是臭虫,密密麻麻的一层臭虫。但他们依然舍不得丢掉,只能在有太阳的时候晾晒被褥。在南京,文物依旧贮存进了朝天宫库房,这些文物守护者住的,却只是四间铁皮活动房屋,说是房屋,比睡在马路上强不了多少,夏天热冬天冷,只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起一点遮风蔽雨的作用而已。可见我们的前辈当时的条件是何等的艰苦,这种艰难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。

这两个极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——一方面是极端地讲究,对文物的存放条件尽其所能地讲究;另一方面是极端地不讲究,对自己的生活条件丝毫不讲究。他们没有任何怨言,这是我在寻访南迁遗迹过程中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。

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李舫总结了故宫

父亲离开我们五年了。他离去的那天是2018年7月31日,农历六月十九日。死亡是最绝望的远方,它像夜幕降临一样轻盈而强大,渐渐遮住一个人的全部光辉。在父亲停止呼吸的刹那,我无助地望向窗外,想看一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死神或天使把他的灵魂带走。

我没有看见死神,也没有看见天使,只感到世界一下子空了。窗外是盛夏的中午,晴空万里,阳光灿烂,蓝天映衬着墙角的无花果树,饱满多汁的无花果在烈日暴晒下溢出白色的乳汁。当我回头凝望父亲雪白安详的面庞时,脑海中浮现出《道德经》中的话: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

南方的习俗是在人离去之后,整理和处理逝者的遗物。将可用之物分赠亲戚和朋友,剩下的就付之一炬。民间谓之来也完整,去也无缺,黄泉路上有熟悉的日用相随。我无力阻止代代相传的习俗和传统,眼见着父亲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一件件被投入大火。但我要求母亲保留父亲的一个抽屉。

我小时候喜欢翻父亲的抽屉。在童年的我的眼里,父亲的抽屉简直是一个阿里巴巴的山洞,总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

收获。比如,我总能翻出够买一支雪糕的零钱,还能翻出弹珠、鱼钩、子弹壳等男孩们喜欢的玩具,还有毛主席语录和像章、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的年历片……后来几次搬家,陈旧的柜子换了,可父亲的抽屉依然是发动全家生活的引擎。

每次回家,夜深人静之际,我就会打开父亲的抽屉,翻弄他摆放整齐的物件,然后一件一件归位。他那使用多年的老花镜,我送给他的派克钢笔,他用过的手机和蓝皮通讯录。母亲依然每天给父亲的手机充电,就像他生前一样。香水是我的先生送给父亲的,他偶尔用用,更多是一种纪念和收藏;他的账本上一笔笔清晰地记录着家庭的开支;备忘录还记着他没有来得及做的几件事。一黄一黑是两方留给我的印章,父亲说这是家族最古老的物件,由于年代久远,印章上的篆字有些斑驳、漫漶不清。抽屉里还有各式各样的打火机,那是他五十年烟龄的见证。在所有的物件中,最令我泪目的是车钥匙和驾驶证。

原本我并不打算要孩子,和

天下父母一样,他和母亲表示未来带孩子的事情由他们来承担。但这并不足以打动我,最终说服我的是他的一句话:“不要以为孩子会拖累你。我和你妈在最精疲力竭的时候,只要见到你就立刻有了使不完的劲。”得知我怀孕的第一时间,父亲就辞去了工作,专职做起了我的司机。早上按时把我送到学校,晚上按时接我回家。每次上车总有各种美食等着我,我的体重在几个月

里暴涨20公斤。父亲等我的时候就在学校传达室和门卫聊天,几个月下来,他们成了哥们儿。现在,每当寒暑假回上海,我都要重新整理一遍父亲的抽屉,那里有他的气息、他的目光、他的声音,有他善良和有趣的灵魂,有他一如既往的支持和爱,我知道他没有离去。纪念一个人除了保留一些可供凭吊的事物,最重要的是让他的美德重现于我们的言行。

父亲病重住院期间我曾问他:“爸爸,您觉得哪里的风景最美?”他的回答令在场的人落泪。他说:“送顺顺上学放学路上的风景最美。”顺顺是我的孩子,是他心心念念的外孙。他用绵绵无尽

的爱,说出了我在任何经典文学中没有读到过的最动人的诗句。孩子毕业前夕,有一回很晚才回家,他说自己独自去坐了一趟365路公交车,365路是爷爷从北大接孩子回万柳的公交车。父亲离去的那年,我在医院度过了我的生日。我买了一个蛋糕,希望他和家人一起给我过生日。那天,他非常高兴地吃了一块蛋糕,拍了生前和他的最后一张照片。照片中的他目光炯炯,神采奕奕,我知道他用尽全身的力气,微笑着向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。

202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跨年盛典“生命中的文学时刻”邀请我讲一个关于“远方”的故事,我和在场的梁晓声、李敬泽、东西、毕飞宇等作家分享了这个世界没有对人说起的故事。在这世界上,不是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。有的人没有远方,他们的远方就是把他们所爱的人送往他们想去的地方。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就是他们的远方,无尽的牵挂就是他们的远方,永远的守护和陪伴就是他们的远方。有一些远方很肤浅,有一些近旁很深刻。父亲的远方不在游历和风景中,而在日常的守护与不息的希望里。

故宫前辈的两个「极端」

祝勇

邂逅一场霜白

戴薇薇

“早寒青女至,零露结为霜”。站在浅冬清冷的水湄,时令的手一挥衣袖,抖落一地霜白。世间或浓或淡的思念,觅不到不染纤尘的落脚处。时间在此亮一嗓岁月清歌,作别红尘繁华,回归大道至简。四季更迭的故事,已挂满江南风寒霜白的廊檐,构想新岁的盛大开场。

相信世间所有的结束,都是一种新的开始。遵从时光指引,能让我们更加理解生活的真实,接近生命的真相。一抹素淡的霜白,降临多少个炊烟袅袅的村庄,就有多少个晓风残月的怀想,被人们收藏于故乡的相册。一笔至简的霜白,临摹多少扇风瘦水寒的轩窗,就有多少个围炉煮茶的夜晚,温暖山高水长的旅途,拓印落英缤纷的往事。

霜之白,赋予天地化繁为简的欣喜,蕴含似曾相识的人生况味:顺应恰逢其时的季节更迭,回归大象无形的自然本色,让日子慢下来,让内心静下来。一地清霜,于芜杂中坚守内心澄澈,填词岁月,地久天长。

行走于风声渐紧的江南,最喜欢这抹悄然降临的霜白,落笔的素简恰到好处。一抹霜白于寂静中,透着几分安然的味道。霜之白虽然缺少春之妩媚、夏之喧闹,亦没有秋之绚烂,却让褪去繁花的江南,有着“山川异域,风月同天”的辽远与壮阔。

霜白月明的夜晚,最适合思念。想念一个人,想念一朵花,想念一缕炊烟,想念儿时的小木桥,想念霜打后的青菜那丝丝甜甜的味道,想念生命中那些不曾忘记的过往。时间终究会淡忘记忆,却无法带走所有的深情。一轮明月凝望千年,守着人世间的阴晴圆缺。霜白无声,只将惦念,送至远方。

霜之白,是季节凝重而深情的表白。推窗远望,天地间只有茫茫一片白影。“珠帘不卷夜来霜”,恍惚间,竟不知是月华还是霜色?如此富有韵味的霜白,少了些许薄淡的寒凉,平添几分唯美的诗意。

相信世间所有的遇见,皆为久别重逢。江南的夜晚,一旦晕染了如梦似幻的霜白,便恍若仙境。悄然降临的霜白,带着些许清冷,些许孤傲,握笔擒霜,落笔光阴的素笺,绘一幅月华凝露的画卷,吟一阙琉璃疏影的浪漫。一腔暗涌的深情,早已不动声色地倾泻于河山。

时常想起那个铺满霜白的黎明,素白的两行脚印,踩着远山深深浅浅的韵脚,走向平平仄仄的时光深处。晨曦微露,以白、以净、以素,拥抱天地万物。

时常想起那个晕染霜白的黄昏,白了窗台,白了鬓发,白了捧读的诗:“唤作拒霜犹未称,细思却是最宜霜。”你不声不响递来一杯红茶,让我的心温暖如初。

邂逅一场霜白,方知岁月情深。



入云霄 (中国画) 李彩虹

没有丧失过信心。故宫的前辈们在战火中保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,当然离不开坚韧与顽强,但仅有坚韧与顽强也是不够的,还有乐观主义精神。目前,“国宝的长征——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”正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办,前辈们这种乐观精神充盈着他们的字里行间,我们今天通过他们的书法、绘画、诗词、日记都可以看到。

这些都表明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充盈的,他们从内心相信抗日战争能够胜利,文物南迁一定会取得圆满结局,因此在漫长的南迁旅程中从来

雨纷飞的天气吗?是同样的一重重山、一条条河吗?你在说什么,你想做什么?被按下暂停键的主角们不回答。于是,我按下播放键,让爱恨情仇、家国往事继续展开。一幕幕情节,如烟尘般滚滚而来,又被呼啸前行的火车冲破,甩在铁轨后,渐渐淡去。

如果去北方,火车经过大片大片的平原,这时更适合看恢宏大气的书。历史变迁、王朝更替……火车外的每一寸土地,几乎都能在某个历史的章节中找到痕迹。有一次,看着窗外陌陌交织的耕地,晕染了莫兰迪色系深深浅浅的绿,我却莫名联想到宗璞《南渡记》清华园夜色中的萤火虫。或许是不由自主地代入了书中主角的视野——战火纷飞,一路南行,经过的也是这样的平原良田吧。历

五言律诗 感怀

何积石

风信自滋味,博闻芳草径。天光迷曲径,山色接高楼。不惑潮声调,相关竹影流。事成皆胜迹,日月驻心头。

的碎片时间读完的。有时,我读完一个情节抬起头来,脑子里还推敲着证人证词,眼前却是走来走去的空乘,颇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愉悦感。

如今没那么忙了,旅途阅读也就轻松随意了很多。常常是在火车上,翻开一本书,让窗外的风景成为阅读的背景。我国的东南方向多山地丘陵,火车穿越隧道是常态。这时最适合读的是情节复杂的书,比如谍报、侦破类的小说。前阵子,我在火车上又看了一遍《千里江山图》。火车穿山而过,明与暗的光线交错,宛如舞台上的灯光剪影。广州的真相、黄浦江畔的布局,眼前的一条条隧道与书中的一层层迷宫,仿佛在某个时空重叠了起来。看到心潮澎湃处,我停下来,和书中的人物对话——是这样细

阅读风景

任湘怡



“穿过国境长长的隧道,就是雪国。夜的底色变白了。火车停在信号所旁边。”

那一年冬天,我带了本《雪国》,特意登上开往越后汤泽的列车,就为了在火车穿出隧道口的那一刻,默默读出这句话。那一刻的我,借来川端康成的眼睛,看面前的茫茫雪原——干冷的风吹起地上的粉雪,这就是雪的国度了。

很多时候,我们的旅途,似乎是为了印证我们读过的书。而我们在旅途中读的那些书,又成了旅途的调色板。

十几年前,我工作特别忙,出差搭飞机是常态。有时觉得,只有在万里云层之上,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。那时,我喜欢随身带一本书,特别是那些大部头的书。每次在飞机上,一点一点地啃完。有时是枯燥的学术书,有时是有助于放空的小说。全套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破系列,就是这么利用飞机上

十日谈

一路书香 责编:郭影

随身带的《黑塞书信集》,书封由深蓝、浅蓝、白、黑构成,似乎隐喻一个人内心的沉静及有过的深渊。